以多邊平衡的和平戰略定位台灣的地位與角色

●顏建發／清雲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兼國際合作處處長

壹、美中氣勢此消彼長

過去十年來，隨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體制進一步與世界接軌，經濟突飛猛進。經濟的崛起帶動外面資源向中國快速移動，中國的資源也逐步向外擴散。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外擴過程的壯闊氣勢。如果說過去是官方行為，現在則是官方主導而民間力量也跟著崛起的時候。隨著中國在世界，尤其是亞太地區所呈顯更綿密的外交、更互賴的經濟、以及更自信的民間力量，在在彰顯中國綜合國力直直上升，極其耀眼的現實。相對地，美國卻處於江河日下的窘境。這兩年多來，美國總統歐巴馬奮力欲以多極化的和平外交策略，為美國締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在環境，從而跳脫美國經濟因布希兩個任期捲入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而陷入泥淖的困境，重振美國經濟，而回到過往的領導地位，但歐巴馬的戰略顯然尚未成功，經濟並未起色，而國庫虧空，入不敷出，導致國債上限問題成為民主與共和兩黨政治鬥爭的競技場。雖然最後兩黨就削減財政開支十年目標與國債上限，達成協議。但美國財政惡化的現實卻仍存在著。財政赤字與經濟復甦遲緩，仍將是美國的痛。而美國這種處境無疑地給了財政寬裕的中國政府一個足以施展其全球多元外交與合縱連橫戰略的空間。

很清楚地，過去幾年來，中國依恃其自身的厚實的經濟實力，利用全球經濟格局的轉變，發揮了一言九鼎的話語權與主導權，儼然與美國形成分庭抗禮之勢。從中國的外交戰略思維，可以看到，中國顯然要立足東北亞，以此為根基，進而拉攏歐洲與巴西、印度、南非與俄羅斯等金磚四國以成為策反美國的中間力量，進而拉攏G20裡頭的開發中國家與非洲，成為其與美國唱反調的基本盤。眾人皆知，搞合縱聯合需要銀子。在專制集權體制下，中國共產黨成為最有權的政體。有錢能使鬼推磨，當美國為國債而苦之際，其對開發中國家的援助面臨削砍，但中國方面卻是進行大筆投資與信用貸款。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曾批評，中國善於四處邀請開發中國家政要赴北京，大肆加以收買與宴請。批評本身已顯出美國的深沉壓力與憂慮。

雖然短時期內，中國仍無法與美國長期以來所扮演的角色等量齊觀，其經濟水準更

無法與美國人相比。美國仍是世界霸主，不管是軍事、科技、外交與教育文化方面皆是如此。但是，不容否認的是，美國獨霸的態勢在消失中，在國際權力多極化的發展下，美國再也無法獨攬於一。在美國退縮而中國進取，一消一長的過程中，中國影響力的崛起也間接浮現孤立台灣生存空間的外部壓力。

貳、台灣逐步被編入中國體系

除了外在壓迫力量之外，三年多來馬英九總統「兩岸優於外交」的思維也使得台灣更進一步地主動編入中國體系。內外力量的相互牽引下，台灣既有作為以美國為主的民主與安全同盟的重要鏈結點，其地位已出現動搖。不久前美國興起一派棄台論風潮，這在2008年前民進黨執政時期是難以想像的。當前，台灣擁有極佳的戰略價值，卻無法令周邊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真正放心，台灣向中傾斜已逐漸導致東亞政經均勢的失衡。

與中國綜合國力上升的態勢比較，台灣在這方面的表現相形見絀。在此同時，由於兩岸關係和緩，交流更見深入，「一中原則」為國共政府所共同接受，並得到中國廣大人民以及台灣內部親藍人民的支持。在這種大中國的氛圍下，台灣與中國的標示已趨於模糊。尤其在國民黨溫馴的扈從下，國際社會雖不至於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堅信台灣能獨立於中國之外者，恐會減少而不會增加。從WHA、ECFA、陸客、到陸生的議題，很明顯地，馬主政下的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度在提升而非下降、台灣的氣勢在下沉而非上升。

固然，北京對馬也迭有怨言，但一般說來，馬在兩岸關係的政績上，仍頗得北京的青睞。馬的各種配合舉措，為中國既定的對台政策提供了更堅實的信心。然而即便如此，以中國向來「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戰略慣性，為了不受制於馬政府，北京實際上已逐步越過國民黨，直接與台灣基層對話與交往。2012藍綠爭奪大位的主戰場應是「中間選民」、「海外台商」與「首投族」。國共兩黨將會積極拉攏「三中」（中南部、中小企業與中下階層）。國共兩黨一搭一唱，一步步釋出政策利多，且特別突出基層民眾，包括陸客自由行、增加航班、台胞證費用減半，以及海西和平潭規劃、採購、農創園區、交流基地、台灣民眾在中國就業、兩岸各類協議以及食品安全等。中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今（2011）年6月12日海峽論壇中大打基層統戰牌。他強調兩岸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要更多傾聽基層民眾的聲音，今後將繼續依靠基層、服務基層、造福基層。共產黨既與國民黨打交道，也跳過國民黨，直接與台灣普羅大眾接觸與對話。換個角度說，北京對台灣做工作，是全方位的，並已臻於入島、入戶，乃至於入心的境界。

參、台灣面臨外交威脅

回顧過去這一年，我們不得不承認：美中實力沉浮的過程中，北京趁機孤立台灣生存空間的能耐也在增強中。馬英九總統不久前在台南公開宣揚自己的活路外交成果時表

示，至少有三個邦交國曾想與中國建交，但都遭到北京的拒絕，顯見活路外交已發生效果。問題是，北京既從來不曾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那麼北京為何要幫助台灣？北京已大剌剌地介入台灣的政治，掐住台灣的咽喉，而國民黨的外交休兵看來是開門揖盜卻洋洋得意，令人啼笑皆非。不久前，李敖在接受某政治性談話節目不小心爆料，北京曾透過連戰向宋楚瑜表達，不希望宋楚瑜出來參加總統大選，以免讓民進黨漁翁得利的秘辛，更加證實台灣已全面籠罩在北京的反獨促統氛圍，令人憂心。

而如馬英九自己所曾言，其所謂的「活路模式」與外交休兵是一體的兩面。外交休兵是強調和解，不和中國在邦交國數惡性競爭。馬政府整個外交思維是：透過外交休兵，低調行事，避免與中國出現衝撞或爭論，清除中國對台灣所進行超出其「主權禁忌」之外的生存空間的打壓，以期待台灣在實質議題上回到世界應有的分工位置。以三個邦交國暫時保住看來，馬的「不挑釁」獲得了一些紅利，但馬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提倡「一國兩區」的概念，以及重兩岸大交流而忽略台灣安全機制的完善，已使得其後勢的政治生命，需仰賴北京的仁慈與慷慨。胡錦濤與馬英九聯手炒作，一旦民進黨被邊緣化逐漸式微後，北京便可以好整以暇地處理台灣問題。在馬英九「外交休兵」的曲意奉承下，北京近幾年來高唱和平發展，在國際上已取得一定的進展。沒有台灣的烽火外交的刺激，北京得以專心於其長遠的政策佈局。因此，單從可獲致的實質內涵而言，北京確實自馬政府的外交休兵中，獲取超值的實質利益。而固然過程中馬政府也有收穫，但卻是邊緣的利益。

肆、蔡英文的外交理念具有矯枉功能

8月22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公布十年政綱的「總綱篇」。她主張，台灣應以對自由、民主、人權與綠色等普世價值的追求作為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基礎，更要進一步鞏固與民主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強化與亞太國家的區域合作，以戰略互利的思維，「和而不同，和而求同」，謀求改變與中國對峙的態勢。而對照於當前因中國崛起與國民黨扈從而出現的亞太政經失衡缺漏，此一觀點相信可以達到平衡的效果，讓台灣重回其應有的國際戰略地位，可降低亞太周邊諸國的疑慮與不安，對於解除中國周邊對中國潛在敵意也有一定的幫助。維基解密披露，2007年10月美國在台協會的電文也透露，前日本駐台代表池田維告訴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甦棣，台灣總統大選日本政府表面必須保持中立，但私下希望民進黨當選。由此可知台灣對於固守第一島鏈免於被中國突穿的重要性。既然台灣與中國保持距離有利於美日，我們也可推以推論，台灣向中傾斜不符美日等國家的利益。準此，民進黨除了揭櫫「和平」，也就是所謂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理念，作為其與中國交往的基本準則，此外，扁政府時期的「價值同盟」與「安全同盟」仍值得作為一種具有連續性的價值的外交指針。

伍、結語

基本上，東亞國家對於兩岸的主權立場多數仍與美國一致。美國立場成為他們面對中國題目時的底線或藉口。東亞國家重視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尤其經貿，但對於台灣是否終究會淪為中國的一部分或附庸，有高度的不安。台灣畢竟抑扼著防止中國外擴的第一島鏈。台灣如被統一，中國即可跨過台灣海峽，突破第一島鏈，屆時，中國的區域支配力更強，穩定的現狀將出現波動。和平與穩定是亞太地區共同的需求與渴望。此一秩序已非任何單一方所能決定，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存有，牽一髮而動全身。這種情況所共構出的國際框架，很容易讓維持現狀成為主流，而為各方涉入者所支持。任何人企圖改變現狀，都會挑戰到涉入者的利益，遭到質疑與抗拒。準此，只要美國的影響力不至於大減，只要國際關係結構沒有進行大的解構，兩岸關係幾不可能會有太大的轉變。究實而言，只要台灣不要跑遠，北京方面也不急於統一。兩岸本是世界政經次序的一環，北京如不願妥協，將反受國際因素給孤立。過去這一年來，中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昇起，反而使美國重返亞洲的決心更強，周邊國家選擇與美國站在一塊的現象越形凸顯，是最好的例證。

此外，北京雖有制裁台灣的能力，但制裁的行動或將引爆其蓄積已久的內部沉痾以及國際起而干預的口實，此風險非北京所願意見到的，而且，一旦制裁啟動，其過去對台灣所做的統戰工作將功虧一簣。那將是和平路線的全面潰敗，其所即將激起的政治海嘯，將難以面對。北京雖然對民進黨一旦當選卻仍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的交流成果是否能維續，感到疑慮，但至今仍未明確表示會單方面終止交流。而斷流與北京高層所一貫主張的穩定壓倒一切的說法是有扞格的。今（2011）年5月6日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提出了對當前兩岸關係的期許：「穩定持續發展」；中國中央台辦主任王毅於8日在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式上也強調，要維護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可以猜測，倘若民進黨贏得大選，除非民進黨提出過激主張，否則求穩仍會是北京對台政策的基本準繩。

目前看來，和平仍是中方不忍棄置的價值。全局上，它已是國際社會在中國身上所烙印的極深標記。中國為此獲得很多掌聲，贏足了面子，不會輕易放棄。以北京的實力，在可預見的未來，想要推翻既有美國主導的國際結構仍力有未逮。就先天的結構性特質，台灣無法迴避要作為亞太政經秩序的平衡者角色。而台灣無法為國際主社會所正式承認，是一失，但因缺正式身分，亦可有充分理由不捲入國際紛爭，而做個「積極不作為」的平衡者。據此，台灣要走開放路線，但開放應以世界主流力量為首要對象。台灣要把內政做好，成為亞太社會有價值的中介門戶。中國雖如旭日般東昇，但尚非主流。台灣眼前仍不宜選擇靠向中國。而為了撥亂反正，矯正國民黨過度向中傾斜的做法，民進黨一旦勝選，應傾全力於國際化，以資平衡，思索：「如何對中國開放，但不產生對中國扈從的結果」。◆